## 科技與日常生活

## 郭文華

坐在電腦前,我一字一字敲著 月底截稿的文章,卻心不在焉。說 不上原因,總覺得被什麼東西牽絆 著:三天前電腦中毒,無法再收發 信件,與世界斷絕;兩天前才知手 機已被停話,門號被取消,不但要 重購預付卡,更新號碼,還要跟一 堆朋友說對不起,請他們更正資 料;網路瀏覽器故障,要下載檔案 時總會拋給我一個無可奈何的警 語:「找不到網站」;更要命的 是,在「疑難排解」的迷宮中奮戰 數小時終告放棄,準備重灌軟體 時,操作系統竟拒絕我將它消除與 更新。心情愈來愈焦躁,我不得不 停下「筆」 噢,對不起,是敲 打鍵盤的手指 開始思考科技 對生活有什麽影響,說得出與 說不出的。

首先出現在腦海中的 是卓別林的老電 影《摩登時代》。 片中的工作場景 是:在想像的巨型 生產線上,工人無 法依自己的步調工作, 他們只能配合著生產機械, 不停地重複簡單的裝配動 作。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主人 公終於可以交班休息,可是離開生 產線與機器時,卻無法停止裝配的

動作。在影片中他雖然極力壓抑, 卻仍不時震顫著身體,手腳抖動, 機械式地跳著、蹦著;工作的緊張 與重複已經融為生活的一部分。這 是卓別林對未來世界的人性警語: 在《摩登時代》這部機械社會的啟 示錄中,人受機器左右、控制。工 作時如此,工作之外更是如此。

對此,當時我只覺得好笑,現 在一想卻覺得毛骨悚然。才不久前 的call機時代,只要公眾場合出現 傳呼訊息,大家的手

就不自覺地伸向

腰間;現在



類似手機的來電信號,人人便 循聲辨位,或上衣、或腰包、或夾 層口袋,神經質地摸索可能到來的

訊息。從前是在收到訊息後失魂落 魄地在街頭搜尋可以回電的公共電 話,現在則是在收訊不清時旁若無 人地大聲呼喊,竭力渴求氣若遊絲 的回答。廣告上往往強調手機可以 「掌握時間,掌握商機」,但是傳統 對工作與生活的空間區劃與時間區 隔卻因而泯滅。

記得十九世紀初大量生產與嚴 格規律開始引入美國新英格蘭地區 時,一個因反對這些紀律而遭永久 解雇的工人憤而殺死工廠的管理 者, 並得到當地工人的支持, 因為 他們反對大量生產的邏輯入侵他 們的步調與生活。但是現代科技 卻讓我們無所逃於天地。社會即 職場,下班如上班。一個朋友到 日本兩年,刻意不讓手機進入他 的生活。但日前他終於辦了他的 第一支機仔。問什麼理由,他只 苦笑說:大家有,也一直要他 有,他處處受抱怨,「再

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不辦」。

我們的生活習慣也因 為科技而改變。常聽朋友說 他們講電話的聲音愈來愈大,因為 網路通信的話質愈來愈差:會看字 但愈來愈不會寫字,思考跳躍,因 為電腦鍵盤逐漸代替了手與腦。有 人開始不耐於電話的繁瑣禮貌,因 為服務專線的語音自動服務慢條斯

理得讓他們抓狂。精打細算的人在 計畫路程時會先坐捷運再坐公車, 因為這樣可以省一張公車票的錢。 以前有許多人不回call 機,說沒收 到信號,而現在愈來愈多人不在家 裡安裝電話而改用行動電話,以免 行蹤受人掌握。吃到飽餐廳與減肥 門診同步成長,行動電話與股市散 戶的數目齊頭並進。在這個日新月 異的資訊時代,新科技似乎給大家 許多新的選擇,但它們同時也改變 我們的日常生活。一位自翻e世代 的朋友對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有「人 機一體」的評語:「古人說『劍在 人在,劍亡人亡』,現在則是機在 人在,機不在人也就不知所從 囉!」

個手機公司的有 力廣告詞:「我 們相信,科技始 終來自於人性」。 的確,這些公司都 號稱要讓科技更接近社 會,而透過媒體與科普讀物的大力 宣傳,我們也彷彿很了解這些新科 技是如何想「接近」社會。但是我 們浸淫於科技之餘,卻很少回過頭 來想想「人性」,想想科技是怎樣 改變大家的生活與習慣。

這讓我想起一

對大多數人來說,「人」似乎 是不言自明,無需研究的存在。但 作為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研究者,我們更有興趣了解一般人在科技環境中是如何因應與互動,或者是說人是如何在這樣的互動中表現自我。正如在九一一事件後,美國一片聲討美國霸權或是賓拉登集團,探討文明衝突與調和或全球化之類的大格局輿論,但跟一

位STS的教授

聊天時,他

卻更關心 事件後人們對 飛航安全的信任感 與乘機行為的改變。例如 說,取消不必要的旅行, 儘量少轉機,提前去機 場,或是將利器或金屬器皿

放在托運行李。此外是飛機公司的 因應措施,如航班的改變,機場檢 查的加強與票價的調整等。相對應 的影響還有飛機公司的減薪與裁 員,工人工作量的增加與安全責任 的加重。對美國的科學家來說,則 是安檢相關科研經費的增加與研究 方向的改變。而對他來說,這些人 與社會的變化才是STS的研究課 題。當然,像九一一這樣的社會事 件台灣或許不多見(一個例子是九二一地震),我所想的是最近的一則新知報導:台灣一家生技公司發展出DNA序列的信用卡識別系統,因為近年來國內信用卡仿冒事件頻傳,顧客要求更嚴格、獨特的認證系統。

下面我用

減重做例子,

讓大家想像一 下與科技互動 的複雜狀況。在 古早沒有減重藥,或 是塑身手術不流行的時候, 大家是靠運動、節食、或是用飲食 習慣的改變來達成所謂「正常體重」 的目標。能夠保持運動、飲食得宜 者,也往往被認為是心智成熟,有 控制能力,可信賴的人。而減肥 藥、運動機出現之後,大家的生活 習慣就好像可以不用改了。因為這 些藥所宣稱的就是要幫助大家消耗 不「需要」的脂肪與膽固醇,讓你 大吃特吃,回歸「自然」;而運動 機訴求的特色就是讓大家運動「該 運動」的部分,而且「很省力」。

這些宣傳看起來似乎很吸引 人,但是仔細一想,我們難道真的 可以藉由科技回歸自然?拿減重藥 來說,如果這種藥需要在進食前一 小時服用,那你是不是要預先服 藥,以便進食,或者是說,要先預 算何時要進食,以便按時服藥?此

外,你可知道你所服的藥的正確劑 量為何?為什麼體重不同的,甚至 體質不同的人可以吃一樣的減重 藥?「雞尾酒」療法是否是為每個 人「量身定做」的?用什麽標準? 還有,是誰決定我的「正常體重」 的?如果我減重「過度」怎麼辦? 減了「不該減」的要怎麼辦?在我 們毫不在意地服藥,「自然」減重 之餘,似乎很少人想過以上這些問 題。

有人或許會說這些是專家的 事,與我無關。但是,受過STS訓 練的人會告訴你,正是因為大家認 為這些是「技術問題」, 認為專 家會把社會因素考慮得 很周全,又認為

技社會中要如何自處。網路上到處 流傳著以某家操作系統公司為主題 的笑話,在在顯示許多人對現況的 不滿意。但是,光是自嘲是不夠 的。迷走於科技世界的我們,像是 離開大海在水族箱生活的魚,正逐 漸失去對日常生活的感性與敏銳。 有人或許懷念在媽媽時代親切敬業 的助產士,但是現代醫學並沒有告 訴你為什麼她們給「淘汰」了。有 人或許還為以前從家

鄉捎來的天然

意見更有力地表達出來。

不要說這些都與你無關!正如 減重的例子,STS不是一小撮蛋頭 的私人興趣,關心的不只是只有少 數人才能參與、了解的尖端科技。 是的,我們在說一般人以及他們的 生活。我們既然無法自外於科技, 就必須更了解它對自己的影響,進 一步做出適當的回應。以往科技史 刻畫偉大的科學家與科學發 明,歌頌它們對人類的貢 獻;科學哲學談的是科學 思想與概念的成長形

雖然如此,他們卻不知如何把這些

式;科學社會學描繪 科學家的組織與科 學知識的生產方 式、政策的考 慮與批判。 而面對二十一世

紀的科技社會, STS與大家分享的是

一個新觀念:去體會、去了 解周遭的科技對生活的影響,並把 這些心得大聲地講清楚、說明白, 跟有志者一同分享。這是在現代社 會的生存之道。這是一般人的 STS,我們的STS。

就讓我們大聲說吧:我要我的 STS!其餘免談。

郭文華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STS(科學技術 與社會)博士候選人

感動,但是農藥公司 與製造基改生物的公司並沒 有告訴你現在為什麼不能有其他選 擇。有人就是不喜歡住家附近傳統 多樣的柑仔店——消失;有人就是 不能接受在住家旁邊,號稱無公害 卻又臭氣沖天的焚化爐;有人就是

用不慣處處設想周到的視窗軟體。

蔬果與土產而

科技是專業

問題而無從置喙,讓它變成了無人 質疑的黑箱。其實,我們不是不了 解科技的限制,也不是不知道在科